

# 锻打

□刘成章

这片沃野，出小麦，出玉米，出一眼望不到边的蔬菜，还出杏子和柿子。

这片沃野，也出过一些成语和故事，例如“泾渭分明”、“柳毅传书”等。

这片沃野，叫作泾阳。

现当代好几位引人瞩目的文化名人出自这里：于右任、吴宓、李若冰、雷抒雁……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，如今都已作古。

作家白描也出生在这里。这棵葆有青春的树，枝枝丫丫，花开正红。他热爱这片沃野，退休后回到这里汲取灵感，埋头写作，推出了一本抒写家乡的皇皇巨著：《天下第一渠》。

当人们正在阅读和品味他的书时，他又投入了另一场劳动。

叮！咣！叮！咣！火花四溅！

他和泾阳的一位铁匠，奋力打铁。白描抡着老锤。

一块烧红的铁，被他们死死地摁在砧上，来回锻打，又翻转来锻打。锻打！锻打！叮咣锻打！每一锤都是那么气势磅礴，如暴雨雷霆！

铁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火焰般的铁屑落地变黑，而铁，已在剧痛中变形、

升华。这是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
白描的膀子上，隆起了肌肉疙瘩；白描的额上，汗水滚落；白描的肋间如波涛起伏，那是他的肺在紧张呼吸，他在喘息。

一个曾经的文弱书生，忽然间李逵起来。

我已八十六岁了，作家打铁的场面，我是头一次看见。

白描打铁所产生的冲击力，令我激动不已，难以自持。

我似乎看见，一缕又一缕的历史云烟，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飘过。旧石器时代来了，又走了。新石器时代来了，也走了。接下来是青铜器时代。而铁器时代的开启，是三千多年前，是春秋战国，也就是白描刚写过的兴修郑国渠的年月。兴修郑国渠，工程浩大，十万人参加，每天会用坏多少工具，而白描此时的行为，活像是为郑国渠出力。我猜想，白描在抡着老锤的时候，脑子里一定会想到这些。

到了蒸汽时代，与它伴生的《国际歌》一直这么唱：

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，

让思想冲破牢笼。

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

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！

好啊，咱们就烧，就打！

在悲壮激越的歌声中，泾阳竖起了一座浸透着党的光辉的革命丰碑：安吴青训班。

多少仁人志士，多少英雄儿女，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了。他们一直奋斗到改革开放的年月，初心依然像块永不生锈的金子，闪闪发光。我猜想，白描在抡老锤的时候，脑子里一定会想到这些。

往昔和今天，历史和现实，通过白描手里的老锤，在铁匠炉前，在铁砧上，得到了和谐的交融。

这是充满力量感的雕塑，线条粗犷。这是震撼人心的打击乐，震响在时代的交响乐里。

这是火与铁的热舞，直逼生命和灵魂。

它旋律优美如海的波涛，节奏铿锵似历史的巨轮在滚动。

它演绎的是一种传承千年的工匠

精神，内心笃定，永不退缩，求索极致。

法国大作家左拉曾在作品中说，因为看铁匠打铁，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。我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，但是，白描打铁的健美姿态，确实震撼了我，给了我力量，我觉得我年轻了好几年。

白描的怀前虽然有围裙，但是打铁时溅起的火花，还是向他的两臂、颈部和脸上，直奔而去。我看见一簇火花，似乎已经烧进他的肌肉里。他好像成了一块钢铁。他皮肤上沁出的汗珠，在炉火的照耀下，像灿烂的火光。

一层一层的火花，溅起来，溅起来，溅成了流星雨，好不璀璨夺目！流星雨装饰着他，他何其美丽！

无数的星星拱围着他，他好像站在星空之中。

白描浑身大汗淋漓，忘情地抡着老锤，他在说：“我也是在锻打自己！”

生命，永远需要不息的追求。

记得有一首诗这样说：“敢迎烈焰方成器，不鼓清风怎铸魂？”我想把这两句诗，送给白描，送给一切有志气的劳动者，并向他们致以敬意！

# 流淌记忆的河流

□高鸿

家乡变化很大，乡村公路硬化了，河堤加固了，河水仄浅似一条蛛线，河床长满了茂盛的野草，儿时那一滩滩金色的沙滩不见了。因为太熟悉这条河，它早已融入了我的身体。河水经年不息地流淌着，记忆被一遍遍淘洗、冲刷，散落在深深浅浅的时光皱褶里。

村子出入皆须翻山，村落两头翘翘的，如庄户人家哄婴儿睡觉的摇篮。沿途沟沟岔岔的小溪是小河的毛细血管，溪水四季叮咚轻吟。河水流经陡峭的文沟河出境，鬼斧神工成三口大小不一的瓮状深潭，名曰“三道瓮”，瓮沟因此得名，最终经洛河汇入黄河。

小河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，孩子在与水的亲密接触中，留下无尽的欢声笑语，冬季的冰雪也掩饰不住春色满河滩的喜悦。小河是妇女洗菜、刮土豆的菜盆子，也是浣衣的好去处。当东方出现鱼肚白时，早起的男人一担一担把清水从河里担回来，盛满水缸，鲜活的一天开始了。正午，男人争先恐后地跃入深潭，将水面扑闪成玉树琼枝的模样。暮色降临，劳累一天的庄稼人把脚泡在水中，呛鼻的烟味搅拌着荤荤素素的家长里短，月色斜依，小河微醉……

村小就坐落在河对岸的大礼堂里，锈迹斑斑的大铁门，苍老而古朴的手打铃。几间低矮的小屋，不足三个篮球场大的土操场，由白墙蓝瓦的院墙围着。

夏天雨水足，暴雨就像陕西人吼秦腔，电闪雷鸣，来得快走得也快。河水暴涨，河上没有桥，河里的卵石全被淹没了，大人常背着小孩蹚水过河上学。秋季阴雨天稠密而缠绵，河水此落彼涨，几天都上不了学，我望着滚滚的河水出神，因为不愿缺课，有几次我偷偷地涉水上学。后来一个九岁男孩上学时足落水，村里人很痛心，村干部们在河道的狭窄处修建了两座简易的木桥，方便两岸村民出行。多年后，又修建了几座平板水泥桥。

有一年夏天，入伏的当天下起雨来，被称为漏伏，人们说漏伏整个夏季都会凉爽。接连的暴雨，欢腾的河水梳洗着河床，水中的藻类植物被冲走了，河水又恢复了往昔的清澈。形状各异、五颜六色的石头晾晒了满满一河滩，像举办

一场盛大的展览。那时我常坐在河边，白天，鸣蝉婉转成一首首清丽的唐诗；入夜，蛙声鼎沸成一阕阔豪放的宋词。

早些年，村民不大注重环保，有人将垃圾随便往河道里扔，弄得小河一身臭气、满目疮痍，村民不敢直接饮用河水了。沿河两岸家家户户打了水井，虽然也是河水的水，但经过长距离的沉淀净化，一口水井就如一个小小的蓄水池。

我家门前有一个敞口水井，井深不足五米，水深超过三米，我们姊妹几个到河里捞了几条黄鱼养在井里。连阴雨天，河水暴涨，井里的水四溢，井水满溢，结果鱼儿也跟着跑了。浑浊的井水需要大半天沉淀才得以清亮。不几年光景，农田机井改造，村里给水井盖了井房，装了门窗，左邻右舍帮着父亲把井口缩小，特制了井盖。虽是河水井，却冬暖夏凉，多了几分泉水的味道。那时没有多箱，三伏天时，父母就将好吃的置在井里吊着保鲜。冰天雪地的冬天，揭开井盖，井圈四边湿润，井里水汽弥漫，井水温温的，洗菜、洗衣服不用戴手套。遇到旱季，村里很多人的水井都干底了，而我家的井水依然旺旺的。

如今乡村退耕还林，天更蓝、山更绿、水更清了，人在故乡走，如在画中游。硬化的河堤坚固，出门不再两脚泥。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，许多村民随着陕南移民搬迁到了县城。

人生也如一条河流。沿着光阴的河堤一路走来，既有河水欢吟歌唱的日子，也有低沉失落的光阴，有时还会有愤怒奔腾的水花四溅，当然更多时候，生活如河流一样沉静安详。人生终究是一场删繁就简的旅程，这条流淌在我生命中的小河，在我面对枯燥坚硬的生活时，总有潮湿和柔软泛起，在清浅时光的信笺上，写下属于我独有的思念。生命里一路同行的人，成为伴我们一生的河堤，知我们冷暖；有的则被流失的岁月冲走、覆盖，成为遥远的回忆；有的开成河岸的花，抚慰些许的寂寞。

一条流淌着记忆的小河，见证了我的青春年少，河流的样子就是我一一路走来的记忆。河水缓缓地向前流淌，承载着光阴的故事，冲刷着往昔的记忆与悲欢，闪耀着岁月的光彩和价值。

# 不能忘却的往事

□柏峰

今年，是我父亲的百年诞辰。

父亲身板挺拔、魁梧、敏捷。在世的时候，很少谈起自己的履历与生活。有关他的情况，我也只是知道一瓣半瓜，大致情况是：他小时候，在本村的初小读过两年书。后来，因为家寒，也就失学了。1929年陕西饥荒，他只有五六岁，饿得实在不行，在地里挖了人家一个蔓菁根生啃着吃。年纪稍大，他就跟着我三爷一起，出去给别人打工，乡村称之为“熬活”。后来，在渭北群山下方的地方下煤窑，在这里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。

他虽然上学不多，字却写得非常漂亮。他喜欢写日记，大都是会议笔记和学习心得体会之类，很少记载日常生活琐事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他热爱学习，喜欢读书，有不少书籍。印象最深的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竖排本，封面上有毛主席浮雕头像，还有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等，尤其喜欢读报纸。长年订阅有《参考消息》等报纸。

小时候，有一次父亲带我去老坟地，我问他：“柏树怎么不落叶？”父亲说：“落叶，它也要新陈代谢，只是看不见它发芽。你看着地上就有柏树的落叶。”说完，他指了指地上细碎的枯干的枝叶，说：“这就是它落的叶子。”

我从父亲嘴里，第一次知道了“新陈代谢”这个词。这说明父亲有一点的自然辩证法和哲学知识，并能运用到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中去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县城里的新华书店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试用本），定价记得是5元多，父亲看我很喜欢，就给我买了。他去上海出差，还给我买回来一部苏联哲学史家尤金主编的《哲学辞典》。这两部辞典，对我的学习帮助非常大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在外地读书，在书讯上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的消息。放假回家，与父亲闲谈，说很想要一部《鲁迅全集》。他说：“既然喜欢读鲁迅，那就买。”新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共有十六册，价格在当时确实不菲。

父亲正直、善良、乐于助人。听母亲说，父亲在黄河岸边一个铁厂工作的时候，有一天好像是过节，上级慰问一线干部和工人，发给他几块钱。他舍不得自己吃，藏在家里的小洋瓷盆里。看见房东的孩子饿得不行，父亲便把这几块钱点心送给了他们，我们家人却没有尝到一口。

记得他单位有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老同志，是山西人，患了癌症，父亲帮他联

系省城医院治疗，他给父亲写来一封厚厚的信，除了表达在他患病期间父亲对他照顾的感激之情外，还很动情地说如果有来生，还要与父亲共事。还记得，单位炊事班有个老炊事员是临聘人员，家里生活困难，父亲帮他解决了孩子的工作问题。这位老炊事员甚为感激，请家人专门做了一双布鞋要送给父亲，但父亲谢绝了。

父亲退休时，除过平时穿戴的衣物等生活用品外，只带回家一张三合板做的小棋盘。他生活节俭，一年四季都是穿我母亲做的布鞋。有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，平时也舍不得穿，整整齐齐放在房间的水箱里——这个水箱，是挖了老家后院里一棵大泡桐树做的，还给我做了一个保存书籍小木箱。

父亲很重亲情，常常去洛河岸边的村庄看望他的舅父，也就是我的老舅。老舅屈良臣，是著名的务棉能手，人很开明。记得有一次，老舅带父亲和我一块去看他作务的棉田，其中有一株特别高大，棉桃很繁，老舅说：“这是从新疆引进的优良品种。如果能引进成功，棉产就能大幅度提高。”

退休后，父母从县城回到老家，过上了田园生活。整洁的院子里有几丛玫瑰，一到春天鲜花怒放。老家土味浓厚，吃水不易。父亲请人在前院凿了一孔水窖，储蓄雨水，用来洗衣浇花。

由于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、心脏病严重影响了父亲的身体健康。后来，加之骨折，他卧病在床，但是父亲仍然很乐观，对生死看得很淡。一次，我故意问他：“爸，你怕死不？”

父亲平静地回答：“不怕。”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同志早上参加了革命，下午就壮烈牺牲了。父亲说：“那时候，是提着脑袋闹革命，能活到现在，算是万幸了！”说完，父亲抬起头，试探着说：“我想回去看看。”

父亲已经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，他想到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上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做最后的告别。然而，他却因为没有力气坐上了……

历史犹如苍茫的长河，个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，然而这滴水，却也能折射出自己的光华。父亲从一个给人“熬活”的童工到去煤矿谋生，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工作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是，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一生，是磊落坦荡的一生，他善良正直和不解奋斗的精神，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去世30多年了，每到初春，他的坟墓上开满了金黄色的迎春花。



新疆冰雪牧场

陈双喜摄

# 曲江唐韵

□孙见喜

芙蓉园的红墙下，悄然滴出了温润馨香的脂粉浴液，曲江的一池春水，就淡淡地被染红了，染红了；三五丽人逸而去，是哪位诗人的新词，让她们含英咀华？夕阳的余晖，迟滞着慈恩寺的暮鼓；明德门的城墙上，巡行着轻快的马路……

城墙下的小酒馆里，李白有了一杯酒，豪放性情就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骨殖；兴庆宫丹墀上的靴迹，沉香亭雕栏边的旋律，诗仙的歌声从殿堂飞向田野。杜甫有了一杆竹杖，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哭声里就有了叩向民间的敲打，茅屋秋风之歌就唱响了天下寒士的希望，中国文人就站稳了，平民的立场。孙思邈打开他的药葫芦，黄种人的健康便由此奠定；怀素挥笔狂草，线条的艺术在世界文化里成就独绝的华章；一行举起他的黄道仪，满天的星斗在掌心运行；陆羽撒

下几片香茗，全世界的客厅里都氤氲着芬芳；王维焚起了香案，禅意的慧明诗画的天光，岂止照耀着辋川别业？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，他首领的古文运动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浮艳向质朴的转换……噢，唐韵，唐代的文化巨匠何止八位！一个朝代的强盛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之巅，一千多年后遍布各国的“唐人街”，依然是唐文化在抒散芳香。

一尊塔影，在终南山下搁置了千年；迟钝的钟声，敲不破一个主义的黎明。一则神话，在黄土的裂隙里延续着破碎的经验；唐僧的夜明灯，照亮不亮寒宫的凄冷。八水的沙滩上，灭绝了旧雁的爪迹；十三朝的明君，留不住灞河的涟漪……一个普通的戊子之夜，慈恩宗的祖庭突然闪亮：梵音在天花纷飞中长鸣，万佛在国泰民安中微笑，文化展开复兴的画

卷，法水在三宝辉映中飞溅！氤氲长安的佛法正气和龙脉风水，永远是人们涤心定慧戒贪绝欲的三秦第一福地。倘若晴天丽日水波不兴，抑或皓月当空夜阑风静，曲江清潭上塔影澄真，明镜高悬处心灵坦白，法水就向生命深处潜移默化；倘能夜夜荡漾，月月拭擦，年年打扫，再浮躁的凡心也可修成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；精神在修行中生长，觉悟在无声中积淀，真有如“竹影扫阶尘不动，月穿潭底水无痕”。佛陀以亿万年做量亿万年假夜，曲江池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，人类精神及物质的成果在此大集成，永恒之于创造者难道不是天生的追求？

历史的底座，现代的腰身，文化的脏腑，佛陀的灵光，壮阔和谐地组成三大遗址公园的精神与气质。缥缈的水面，柳荫的曲岸，亭阁、廊桥、

泉眼、草榭，或如慧莲初放，或如法雨潇潇，或如云蒸霞蔚，或如修竹摇曳，真乃异香飘九陌，丽色映千门！中华文明的精神烈焰被重新点燃了，大唐文化的永恒价值根存于这里的一草一木。历史的苍茫，佛陀的旷远，人文的高标，法水的澄澈，无论在慈恩寺，还是曲江池、唐城墙，共同洋溢着大写的“中华”，于是，九品莲的喜悦就永远灿烂于古城。

僧问：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？

师答：把它放到大海里去。

慈恩寺不是一滴水，它永存于曲江；曲江不是一滴水，它慈沾于唐城墙；唐城墙不是一滴水，它融汇于正大和合的中华文化；文化兴，民族兴，三春车马客，一代繁华地，古长安的精神之火必将壮燃中华民族的复兴烈焰！

曾经是谁啊，在黄土高原上吟唱：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
